■街谈巷议

城市更新没有终点

张瑾

当前，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更新已超越了局部的修补性工程，成为统筹空间生产、要素配置与治理转型的系统性命题。城市更新没有终点，只有一个个向美而生的新起点。

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、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。当前，各地正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，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、动能转换、品质提升、绿色转型、文脉赓续、治理增效。

2023年9月，徐州作出实施“徐州历史文脉—彭城七里”城市更新项目的重大决策，明确将这条千年文脉打造成“历史文化名城宝贵名片的集中彰显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更新生动实践、文商旅居融合市集烟火的繁荣集聚”。这条千年文脉的更新，如活水长流，在持续演进中深化，在接续运营中常新。

文脉从保护走向运营。彭城七里以沿线235处历史文化遗存串联起城市千年文脉。从黄楼、文庙到回龙窝、户部山，旧梦与新潮并肩而行，民俗风情街、户南巷片区持续上新，非遗作坊、小剧场、XR影院纷纷入驻，青砖灰瓦间涌动着年轻潮流。实践表明，历史文化街区的生命力，在于保护、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的一体贯通、系统提升，推动城市文脉从建设更新向运营提质跨越。

民生从需求走向实效。老街区更新不只是建筑实体改造，更是产业、生态与文化的结构性优化。新业态进入老空间，空间获得自我造血的内生动力。生态修复有机嵌入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石磊小区从“老破小”变身宜居家园，沥青路面平整，车辆有序停放；剪子股菜市从曾经的市井菜场变身为“城市文艺会客厅”，餐饮、教培、生活配套一应俱全。这些蝶变正是高品位优化业态布局的生动实践，贯穿彭城七里城市更新项目始终。

美育从场馆走向日常。城市更新是一场扎根生活的生长，协同、发展、共享三重逻辑彼此支撑、相互贯通，共同构成城市更新的系统路径。燕子楼前的柳琴戏《燕子楼》实景演出传递中国传统美学，文庙·东方青年发展型街区上的一面面文化创意砖墙成为网红打卡点。当文化成为被感知、被参与、被创造的生活本身时，美是市民游客散步时路过、逛街时偶遇就能获得的真实体验。

今年上半年，《徐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获批，全市划定67个更新片区，聚焦存量空间提质增效。规划有期限，更新无终点。67个片区是阶段性的施工图，而非城市生长的休止符。城市更新没有终点，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。坚持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效于民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空间治理效能，方能走出一条符合发展实际、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更新之路。

■热点观察

“古人开麦”，走心才能入心

徐行

最近，一首由AI制作的歌曲《过来人》在网络上刷屏。杜甫、苏轼、刘邦、项羽、勾践、孙悟空、曹操、李白、诸葛亮、司马懿，十位“过来人”围在麦克风前轮番唱RAP，讲述各自人生的低谷与挣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生成歌词到制作画面，AI在歌曲创作中承担了大量工作，但写什么、怎么排、最后留哪一句，仍然由人决定。这也给当下的AI创作提了个醒，技术降低了门槛，却不能降低标准，若只把AI当流量捷径，今天“古人开麦”，明天“名人开麦”，批量复制同款模板，观众迟早会审美疲劳。AI创作的提示词可以公开，爆款也可以模仿，但真正复制不了的是创作者对现实的体察、那份“我懂你”的真诚，以及说到人心坎上的精准表达。

歌曲火了之后，不少地方开始模仿创作。不同于《过来人》伤感而温暖的歌词，徐州结合重阳节，让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彭祖、刘邦五位徐州“顶流”发出邀请——九月九来徐州，看彭城秋色，品文脉悠悠，共赴一场山水消愁之约。曲风轻快，歌词明朗，既有历史的厚重，又带几分烟火气的亲切，展现出徐州深厚的人文底蕴，也让古人以更轻盈的姿态走近观众、走进人心。

好作品要能接得住大众情绪，AI创作走心才能入心。古人IP的魅力，不在于把历史人物变成千篇一律的符号，而在于让他们走出历史，与今天的人平等对话，让人在故事里看见自己，愿意开口讲出自己的难。说到底，一首歌改变不了现实，明天醒来困难或许还在，但人有时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一句真诚的“我懂”。不必急着成为谁的榜样，把今天扛住，把想说的话说出口，你已经是自己的“过来人”。

■画里有话

衣服可以“退役”，底线不能“次抛”

田吾

最近，“次抛衣”再度成为社交平台热词。追逐短暂穿搭潮流的背后，“穿一次就扔”的消费方式，暗藏着不容忽视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。摒弃这种畸形消费习惯，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，才能减少资源虚耗，守护生态环境。



漫画 徐丞

■有感而发

银杏林下 把文化“种”进民心

郭旭雯

一个建在银杏林里的舞台，没有演出服，没有豪华音响，登台的是穿着家居服的村民，伴奏的是自发前来的乡亲和乐师。邳州市南半庄村这方“百姓大舞台”为什么能在朋友圈走红？说到底不是因为舞台本身有多稀奇，而是它出现的顺序对了：村民先在林子里唱起来、聚起来，村里才顺势搭了台。

百姓大舞台从一开始就不是设计出来的。入夏后，村民在银杏林里纳凉、唱歌，人越聚越多，村里关注到这件事后立刻搭了台子。先有人气，后有阵地；先有需求，后有供给。这个顺序看起来简单，却恰恰是许多地方文化建设容易颠倒的逻辑。有的地方送戏下乡，台上演得热闹，台下观众稀疏；而南半庄村的舞台是村民自己想唱就唱、想演就演的地方，乐师是邻里，观众是乡亲，唱得好坏不重要，群众喜闻乐见才重要。文化的种子落在这样的土壤里，就不需要靠外力反复“浇灌”才能存活。

新时代文明实践要解决的，也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，而是文化属于谁的问题。人民日报在讨论“村字号”文体活动时曾指出，如今农村文化活动不仅注重“送文化”，更注重“种文化”，不断培育群众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。所谓“种”，核心就是让群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，而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收者。南半庄村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：当一位普通村民走上舞台唱一首歌时，他所获得的不仅是一次娱乐，更是一种“这是我的舞台”的主体确认。这种确认感，是任何专业演出都无法替代的。

“种文化”要种得活，还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对群众需求的敏锐回应。南半庄村的做法并不复杂，村民在林子里唱歌，村里就搭台；人多了，村里就修路、设桌凳、配卫生间。每一步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宏大工程，而是根据群众的需求往前走。这种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”的工作方法，就是文明实践最朴素也最有效的逻辑。文化阵地既要建在群众身边，更要建在群众的心坎上；离群众的生活越近，离形式主义的空转就越远。

乡村振兴，既要塑形，也要铸魂。银杏林里的歌声之所以受欢迎，不是因为精湛的演唱技巧，而是因为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当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走上台、拿起乐器、搬起马扎坐到台前，文明实践就不再是一个文件里的概念，而成了银杏树下实实在在的日子。